

郝大通《太古集》的天道觀—以其《易》圖中的 宇宙時空圖式為主體（下）

陳伯适*

摘 要

郝大通的丹道之學，多能融通易學與《周易參同契》，雖然丹學理論與老子體道自然之說相契，卻也不脫易學的俯觀仰察於天地之象的思維本質，而其宇宙觀的認識上，更不能獨立於易學的陰陽生化系統之外。其傳述的圖式當中，大多數都能反映出易學宇宙觀的傳統觀點，也成為其丹道學說的重要特色。本文主要從郝大通《太古集》中可能確認為丹道易圖、並且能夠展現出宇宙圖式之粗要輪廓的二十餘個圖式裡，理解郝氏的宇宙時空內涵。試圖在其有限的文獻中，進一步建構其自然天道觀下的宇宙時空圖式，揀選其具有代表性的易圖作為分析與詮釋的主要對象，重建其宇宙時空認識的具體內涵。包括天地乾坤的有關圖式，以及天地之數圖式、日月圖式、河洛圖式、五行圖式，也都在其陰陽變化規律下建成。宇宙的時空，都立基於陰陽而落實，陰陽的重要性，在其宇宙圖式中，不斷的得以透顯。本文延續上篇之論述，主要從日月會合的時空向度、天地之數的宇宙圖式、五行與十干的宇宙圖式等幾個方面進行探討，歸納選擇其具有代表性的圖式作詮釋分析，以期完整建構其天道觀在時空意義上所呈現的具體內涵。本文並在最後結合上篇所論，作一個綜合性的總結。

關鍵詞：郝大通、太古集、天道觀、宇宙觀、時空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Tian-dao in Hao Datong's Taiguji —Hao's Yi-diagrams of the Universe, Time and Space (Part Two)

Chen Bo-Kuo*

Abstract

Hao Datong's Dan-dao theory incorporates Yixue and Zhouyi Cantongqi. It is not only compatible with Laozi's interpretation of nature but also based on the essence of Yixue way of thinking—observation of nature, and on the flux of yin and yang. Most of the Yi-diagrams Hao has developed are reflections of traditional cosmology, an important feature in his Dan-dao theory. The present study is a two-part study with the aims to analyze Hao's cosmology from his more than twenty Yi-diagrams found in his Taiguji. Besides, from scarce literature, a diagram of the universe, time, and space based on his outlook on nature is reconstructed by interpreting his most representative Yi-diagrams. The importance of yin and yang is manifested throughout all of Hao's diagrams. His diagrams of the numbers of heaven and earth, qian and kun, sun and moon, He-luo, and Wuxing are all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natural flux of yin and yang, and he proposes that time and space in the universe are both anchored by yin and yang. As a continuation of the first part, the second part of the study explores the time and space dimensions of the meeting of the sun and the moon, the diagrams of the numbers of heaven and earth, Wuxing and Shigan, constructs the meaning of Hao's outlook on Tian-dao in terms of time and space by interpreting his most representative Yi-diagrams, and, in combination of the first part,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conclusion.

Key words:Hao Datong, Taiguji, Tian-dao (the theory of “the Way of Nature”), cosmology, time and space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郝大通《太古集》的天道觀—以其《易》圖中的 宇宙時空圖式為主體（下）

陳伯适

壹、前言

郝大通（西元 1140-1212 年）《太古集》佚存不全，其內容主要表現在其《易》圖之中的宇宙時空意識的天道觀。本論題針對其二十餘個圖式進行歸納分析，上篇主要從其天道觀系統的主體內涵、天地乾坤體用並顯的時空觀，以及乾坤推布《易》卦的時空向度等方面進行探討。郝氏融通老子道家思想、《周易參同契》的丹道主張，以及傳統的諸多易學觀點，建立其氣化的宇宙觀體系。郝氏以氣化道體，生化陰陽、四象的主體架構，以展現其天道觀下的宇宙時空圖式。同時郝氏強化乾坤的本源角色與作用，正呈現出天地陰陽的時空場域與變化機能，透顯其宇宙生化結構的主體地位。同時，藉由乾坤以聯結其它易卦與有關諸元，使時空的變化更具積極而具體的意義。¹

日月的運行會合成為自然界時空變化的重要概念，這個方面郝氏本其天地日月的主體架構，分別立作「日象圖」、「月象圖」、「日月會合圖」，以申論其說。另外，天地之數在易學系統中，早在《繫辭傳》中已具體呈現，天地之數作為萬化的總數，並為歷代易學家所倡論，郝氏特別強調此數之用，建構出「天數奇象圖」、「地數偶象圖」、「天地生數圖」、「天地成數圖」、「河圖」等圖式，以表達天地之數的神妙之用。除此之外，五行的元質觀念，郝氏也納為立說，並結合十天干，強化其時空變化的多元意義。因此，本文延續上篇之論述，主要從日月會合的時空向度、天地之數的宇宙圖式、五行與十干的宇宙圖式等幾個方面進行探討，歸納選擇其具有代表性的圖式作詮釋分析，以期完整建構其天道觀在時空意義上所呈現的具體內涵。本文並在最後結合上篇所論，作一個綜合性的總結。在文本的運用上，本文仍依循上篇所用之版本。²在篇目次序編號上，採重新編次的方式。

貳、日月會合的時空向度

¹ 有關之內容，參見拙著〈郝大通《太古集》的天道觀—以其《易》圖中的宇宙時空圖式為主體（上）〉，《興大中文學報》，第 27 期，2010 年 6 月，頁 129-156。

² 郝大通《太古集》，仍沿用新文豐出版公司之版本（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正統道藏》第 43 冊，1988 年 12 月再版），後文所引，不再作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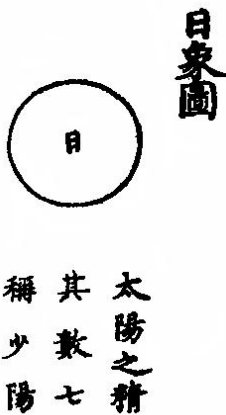
日月在宇宙自然的時空向度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不論是太陽或太陰，除了與地球的運動圍繞著空間上的密切關係外，二者並為時間序列上的運動推移之重要基準。空間的變動正也是時間的轉變，時間的轉變，也帶動著空間的變異，日月正能凸顯出這樣的時空意識。

《繫辭下傳》強調「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³日月與寒暑，為宇宙自然的變化常態，也是宇宙自然變化的主要象徵標的，更可以視之為變化的源頭，體現出宇宙變化的時空意涵。同時，《繫辭上傳》明確認為「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陰陽之義配日月」，⁴「日」象徵為「陽」，「月」象徵為「陰」，日月彼此對立，卻又相互的推移，更象徵陰陽的變化，日月共構陰陽的生生運化。「易」本陰陽變化之道，故自古以來，往往有日月為易之易義。這種側重日月而推佈陰陽之道者，早在東漢時期就已成爲體系，不論是魏伯陽的《參同契》，乃至易學家虞翻的主張，皆將日月放置於陰陽變化的主體位置。⁵

這種以日月作為陰陽變化的另類觀點，並為道教丹道一系所不斷延續，郝大通尤其建構日象、月象與日月會合的思想，藉由日月的變化，表徵陰陽的消長運化，具體的將日月之象作為宇宙生成變化的重要概念，提高日月在宇宙萬化中的位階。

一、日象

郝大通以日象作為陰陽變化中，陽氣處於精純狀態之運化原型與動態開展，提出「日象圖」，並作了明確的說明：



日者太陽之精，象離卦也。其數則七，而稱少陽者，為離卦上下俱長，中虛則短，成四畫，而兼乾之三畫，故稱七數。而為少陽者，乾天之道，覆蔭萬物，清虛廣遠，純陽不雜，一氣冥運，名曰老陽。日之為道，雖無此大，而光明著於八方，普及天下，出則為晝，沒則為夜，故云少陽也。⁶

³ 見《繫辭下傳》。引自朱熹：《周易本義》，卷之三（臺北：大安出版社，2008年2月1版4刷），頁256。

⁴ 見《繫辭上傳》。引自朱熹：《周易本義》，卷之三，頁248、240。

⁵ 有關日月為易與月體之說，可參見陳伯適：《惠棟易學研究》第三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9月初版），頁240-2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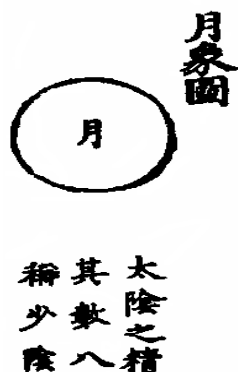
⁶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二，頁695。

「日」代表太陽精純之狀，具有陽氣生發時的精純質地，由六子卦中的離卦作為代表。同時以數字「七」作為代稱。陰陽之氣的初始變化，以數字進行建構時，陽氣以「一」為始而先起，漸升而壯，至七而精，此時稱之為「少陽」，為居離卦之身份，包絡於乾天陽氣升化的範疇。

陽氣由「七」而入於「九」，則此時陽氣「清虛廣遠，純陽不雜」，而以老陽稱之，於卦則屬「乾」。日道之陽，雖無乾陽之大，但為陽氣之精，其「光明著於八方，普及天下」，天下萬物無不受之涵泳，無不因之以生。陽日之變化，「出則為晝，沒則為夜」，晝夜更迭，時序推移，天地萬物也因之推展變化。此日象展現出生生變化、動進不息的時空意識。

二、月象

月象作為陰陽變化中陰氣精純時的狀態，為月陰之運化原型與動態開展，郝氏提出「月象圖」，並作了進一步的論述：



月者太陰之精，象坎卦也。其數則八，而稱少陰者，謂坎卦上下俱短，中實則長，成五畫，而兼乾之三畫，故稱其八。而為少陰者，坤地之道，大有所載，名之老陰。月之光明，有圓有缺，出則為夜，照耀無窮，如地之大，故稱少陰。夫日月為天地之子，而得兼乾，而不得兼坤，所謂子從父也。⁷

「月」代表太陰精純之狀，也是陰氣生發的精純本質，由六子卦中的坎卦作為代表。在數字的運用上，以天地之成數「八」稱之。陰氣漸升而壯，至八而精，以少陰為名，以坎卦表徵，涵攝坤陰之氣，也就是進一步推極而入於老陰坤位。

月體光明，以望朔圓缺為象，夜月則象顯，與日象晝出對應。月映大地，「照耀無窮」，萬物為之覆載，故以少陰稱之。日月為天地所生，故天地之子，以卦言之，以卦言之，則離坎為乾坤之子，而乾元又更具初始本源的優位性，並合傳統陽尊陰卑的本位，則日月離坎二子，得以兼言乾道，「而不得兼坤」，此及「子從父」之道。

三、日月會合的時空合構

以日月天體的自然變化，開展其宇宙時空意識，郝氏以「日月會合圖」，使其所展現的時空內涵更為具體：

⁷ 二段引文，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二，頁 695-696。



日月會而合，不相會合而成弦望。日則一年而行天之一周，月則一月而行天之一周。一歲之內，無閏則十有二月。月各會有所合，故曰日月隔壁謂之朔。朔者旦也，旦者每月一日。各有會合，於日之下名之曰朔。日月相衡謂之望。四分之一謂之弦，此者不相會合之時也。光盡體伏謂之晦，相近於合也。⁸

日月在宇宙中的存在，本身即具有陰陽變化的具體象徵，存在著彼此對立的特質，而日月的相互推移，更展現出對立中的調和統一之特色。日月同時的存在，呈現出一種對立的運動變化，卻又能夠協調一致的時空意識，藉由日月的會合，使之時空意識更為強烈的展現。日行月將，彼此推衍不息，各自顯其時空向度，卻彼此關聯彼此呼應。就地球言，日行一周為一年，月行一周為一月，顯現出宇宙的時間序列，隨著日月的空間變化而不斷的推展向前。日月的空間變化，也是在日月彼此的相互對立變化、彼此的影響中確立，即「日月隔壁」與「日月相衡」而產生「朔」與「望」的現象，這便是日月的空間運動的會合情形，而「光盡體伏」的「晦」之狀態，也近於日月相合的空間變化下形成；當日月不相會合時，則產生「弦」象。這些日月運動變化所產生的不同空間變化現象，直接明確的表述出宇宙運化過程中的時間向度。宇宙的實有，就在這樣的日月會合所表徵的時空意識下具現。

在此日月會合所生成的時空變化，雖為日月所共構而成的，由日月的交互影響，才能有月體的不同呈現，但在現象訊息的表述上，卻以「月」為主體，即月的「朔」、「望」、「弦」、「晦」等現象，皆是月的主體現象；魏伯陽的《周易參同契》中的月相納甲圖式之說如此，虞翻的月體納甲之也是如此。雖就月體現形而言，實際上卻是藉由日的赤白交替，而產生月的盈虧圓缺，日月始終在對立與統一的運動變化下，展現其動態的時空意義，變化推移而生生不息。

參、天地之數的宇宙圖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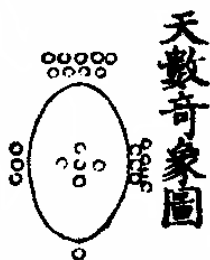
在易學體系中，依目前文獻所見，最早談到天地之數，並以之作為「成變化而行鬼神」者，為《繫辭上傳》所云者，以天地之數作為天地萬物與一切自然變化的總數；將天地之數分判天數為奇數，合為二十五，地數為偶數，合為三十，天地之合數為五十五。⁹這樣的天地之數觀點，為郝大通所重視，透過圖式建構出其宇宙自然的認識主張。

⁸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二，頁 696。

⁹ 參見《繫辭上傳》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引自朱熹：《周易本義》，卷之三，頁 243。）

一、天地之數的奇偶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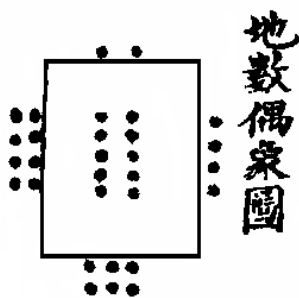
郝大通以天地之數的奇偶之別，確立其陰陽的譜系。以奇偶分判天地，分別立作「天數奇象圖」與「地數偶象圖」，確定其數列與方位。其「天數奇象圖」如下所示：



天為純陽而有陽數，陽數有一、有三、有五、有七、有九，總而論之，共得二十有五，成乾之陽數。而為奇者，謂奇為四正方而兼乎中，此之是也。天數有五，自相乘之則得奇數，故曰北一、東三、南七、西九、中五，皆陽數也。陽之數，一、三、五、七、九是也。¹⁰

天地象徵純陽純陰之性，並以天地之數作為代稱，天數即純陽之性，其數包括一、三、五、七、九等五個數，共為二十五。在天圓的空間意識中，郝氏明確的以天數布居四方，以一居北，三處東方，七立南方，九臨西方，而五則在中央。數配方位，確立宇宙自然的空間向度，並立為縱橫的十字座標，依圖所示，縱線合一、五、九為十五，橫線合三、五、七亦為十五；十五為萬物形成之數，而五數為中數，為萬物所含，即萬物皆有其中庸之道，皆有其生成適中之道。然而，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如果從郝氏的圖示去對照其圖示之解釋，我們可以發現，郝氏的天數配位似乎有疏忽錯誤之處，包括七當為西而非為南，以及九當為南而非為西。

另外，郝氏亦作「地數偶象圖」，以地方配數而構成地載萬物的宇宙空間圖式，其圖式與說明如下：



地為純陰而有陰數，陰數有二、有四、有六、有八、有十，總而論之，共得三十，成坤之陰數。而為偶者，偶者為四正方而兼乎中，此之是也。故曰東八、西四、北六、南二、中央十，皆陰數也。陰之數，二、四、六、八、十是也。地本方，故稱偶，天本圓，故稱奇。

¹¹

地為純陰之質，含二、四、六、八、十等五個數，共為三十。在此地方的空間意識裡，透過數字進行聯結，地數布居四方，以八居東，四處西方，六立北方，二臨南方，而十則為中央之數。天的空間輪廓為圓，故以「奇」稱其數，而地的空間輪廓為方，則以「偶」立其數，由奇偶聯結成天地之數，表徵天地萬物形成的宇宙空間概念，而數字的變化，

¹⁰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二，頁 696。

¹¹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二，頁 696-6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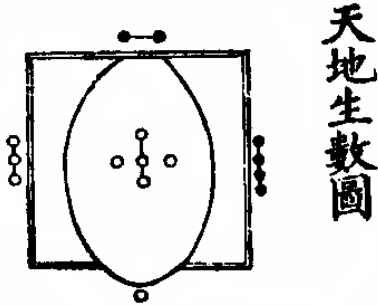
也正反映出宇宙的時空意義。

二、天地生成數

天地之數區分為生數與成數，一至五為生數，六至十為成數，生成數構成宇宙自然生成變化之數，郝大通特別構制「天地生數圖」與「天地成數圖」，聯結成天地生成數的宇宙圖式。

（一）生數之布列結構

天地之數為宇宙生成變化的基本數值，郝大通將其生數構制成「天地生數圖」，其圖式與說明如下：



天陽而地陰，相交而有所生，生而各有所。天一與地四而為生也，天三與地二而為長也。凡生長之數，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故曰「天地交而萬物通」，「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之故也。今則陽數一、三、五，陰數有四與二，此陽之與陰共成一十有五，陰陽各半而成天地之道，故曰生長，而名之生數者也。¹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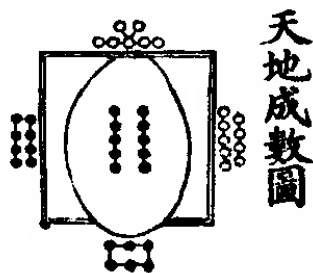
以天圓地方、天陽地陰，乃至由乾坤聯結天地之生數，由天地生數的構築，以反映出陰陽的交感與萬物的生長變化。天陽之數為一、三、五，地陰之數為二與四，其陰陽的交感，天一與地四合而為生，天三與地二合而為長，以生數強調天地萬物的生長之道，所以天地之生數為生長之數。天一與地四、天三與地二皆合而為天地之數的五中之數，亦即合於天地萬物生長的中庸常道，萬物以此交感而能合於中道、達於通泰。同時，天地之生數五個數總合為十五，十五之數為陰六陽九的陰陽合和之數，陰六者以二合四之數，陽九者以一、三與五合之數，十五之數即表現陰陽之交感通泰。

在天地的空間場域下布列生數，則天一居北，地二居南，天三居東，地四居西，五處天地之中，五個生數正象徵合構天地的生長空間。天一之位，在其天圓地方的重合圖式中，居於下北之位，且為天圓之頂，不與地方所含，在於凸顯天一的優位性，為天地萬物源起的初始之位，也是乾元之氣的開端，更為大周天的天一正北標的之位。

（二）成數之布列結構

由成數所構成之「天地成數圖」，同樣在天圓地方的時空架構下建立，其圖式與說明為：

¹²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三，頁 704。



地者陰也，乘天之陽氣，而可以成就萬物。終始之道，始則潛伏，終則飛躍，皆物之自然也。地有陰數六、八、十，天有陽數七與九，故地六與天九而成，地八與天七而就。凡成之數，則見天地之情。其於天五與地十，自相交通，共成其數者。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生長、成就萬物，終始之道也。¹³

由天地之成數，反映出萬物藉由陰陽的交感，得以由始至終的生長變化，萬物的終始變化歷程，在此可以完全開展呈現。地陰之數為六、八、十，天陽之數為七與九；地六與天九合為十五，地八與天七亦合為十五，此地陰天陽合數皆為十五，強調萬物在此陰陽合和變化下得以全成、得以究竟，由此成數可以「見天地之情」，可以朗現萬物的「終始之道」。

陰陽之氣入於運化萬物的成熟階段，萬物的一切變化，在此之下得以完全開顯，藉由六、九與八、七各合為十五來表現。陰陽之氣以此成數作為象徵，在天地的空間場域下布列此陰陽成數，以地六陰數居北，天七陽數居南，地八陰數居東，天九陽數居西，地十圓滿之數則布居中位。郝氏特別強調地陰居北為首，以「乘天之陽氣，而可以成就萬物」的特質，說明坤地陰氣的育養萬物之功能，並標示出地六的正北之位，其它天七居南，地八居東，天九居西，由此天地成數，共成天地之布位。

（三）生成數的時空共構

將天地生成數並合觀之，可以發現生數本身的合和而為成數，並與成數之位置相同：生數五中之數與一合而為成數六，故生數一與成數六同位北方；五與二合而為七，故二與七同位南方；五與三合而為八，故三與八同位東方；四與五合而為九，故四與九同位西方；五中二倍而為十，五與十皆位中央。由此天地之數可以看到其共構出以數字概念去推衍宇宙自然的一切生成與變化，由生數、成數所代表陰陽變化之數，聯結成具有數的邏輯認識的宇宙圖式；這種由生成數所聯結的概念，反映出在天地的宇宙時空下的陰陽之氣的變化，也代表著乾坤作為宇宙根源的生成變化圖式。

生數與成數的關係，除了可以瞭解生數可以轉化為成數外，同時生數與成數的相應合下，可以確立生數與成數的同屬方位之關係，「天地生數圖」與「天地成數圖」的併合，即可看出此等關係。這種天地之數的關係，早為漢代時期的普遍認識，例如揚雄在《太玄》中即云「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明，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十相守」；¹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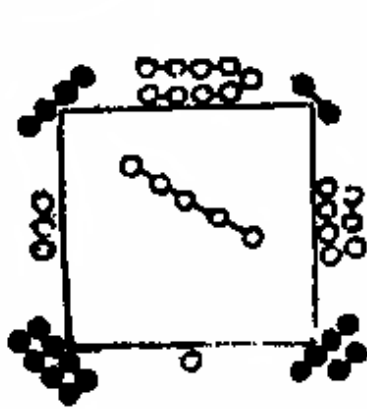
¹³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三，頁 704。

¹⁴ 見揚雄著、鄭樸編：《揚子雲集·太玄經》，卷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063 冊，1986 年 3 月初版），頁 70。「五與十相守」，原作「五與五相守」，黃宗義《易學象數論》改作「五與十相守」，以天地之數各就其位的配屬，當作「五與十相守」為是，故據

就是生成數中的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都同屬一個方位。又如《乾坤鑿度》也指出「天本一而立，一為數源，地配生六，成天地之數，合而成性。天三地八，天七地二，天五地十，天九地四」；¹⁵生成數的配位亦同。這種生成數的方位配屬，一直以來皆相承有據，以其數字象徵陰陽生成變化的宇宙圖式，並成為宋人所普遍稱說的「河圖」數列，而郝大通雖未將生數與成數併合立圖，但似乎有別於後圖稱說的「河圖」而視為「洛書」的天地之數的排序關係；¹⁶由天地生成數、陰陽之數的共宗同道、為朋為友，以象徵陰陽的交泰變化，進行類似《說卦傳》所謂的「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而八卦推定的變化結果，¹⁷形成如宋儒所說的先天八卦之位，也就是說，天地之氣或乾坤之氣，經過生成數所象徵的陰陽變化，進一步完成八卦的形成，推布出宇宙的一切生成、一切事理，也都在此生成數的組合或由是形成的八卦之下所包絡。

三、天地之數的河圖之象

已如前述，郝氏將天地生成數的排序，而定為「洛書」之數，¹⁸但是，透過天地奇偶之數，郝氏又另有由九個數（總合四十五）所構成的「河圖」圖式，其圖式與說明如下：



河圖

天地奇偶之數而成河圖，則有五十有五，惟此圖書則四十五數而遍九宮，象龜之形狀。頭九尾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此自然之象也。背上有五行而可以知來，占兆吉凶，故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以為圖書。一、三、五、七、九為奇，屬陽也，四正方；二、四、六、八為偶，屬陰也。惟地數十在於龍

改。

¹⁵ 見《易緯·乾坤鑿度》，卷上。引自《古經解彙函·易緯八種》（日本：京都市，1998年影印自武英殿聚珍版本），頁471。

¹⁶ 此天地生成之數的序列方式，宋人有視之為「河圖」或「洛書」的不同稱呼者，但十數之圖大多數肯定為「河圖」，視為「洛書」者如宋代朱震《漢上易傳》所列，此處無意於考證河洛的實質真象，但可以推知郝大通大概視之為「洛書」，因為從後文他所提到的「河圖」就可以確定。（參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二，頁697。以及本文之後述。）

¹⁷ 見《說卦傳》。引自朱熹：《周易本義》，卷之四，頁268。

¹⁸ 雖然郝氏沒有明說，但從此一河圖圖式，似乎可以推定為宋代以來的「洛書」之說。

腹，¹⁹不有所顯，故存之不畫也。²⁰

明白指出由天地奇偶之數，合五十五而為「河圖」，這樣的說法主要是根據《繫辭上傳》所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與天地之數的觀點而來；²¹但是，郝氏卻以四十五數來談，以遍行九宮的「象龜之形狀」立為「河圖」，這樣的「河圖」，其實是宋儒以來較為普遍認定的「洛書」圖式；只用九個數合為四十五數，其地數「十」數，認為因為「十」數位在「龍腹」，無法正面顯現，所以存而不畫，實際上「十」數仍是存在的。

郝氏以這樣的數字組合，作為宇宙自然的變化之象，並凸顯在空間的布列上，也就是天數三、七、九、一分居四方，代表東、西、南、北，五數居於中央，而地數的二、四、六、八則居於四隅，分居於西南、東南、西北、東北；這樣的空間布列，較其前述的生數與成數的圖式空間布列更為完整。但是，在天地生成數的併合圖式（即一般普遍稱呼的河圖）中，四方之位皆含生數與成數、含陰數與陽數，也就是說陰陽之氣均布於四方正位；至於此一圖式，四正之位由四個陽數所列，四隅之位則由四個陰數布陳，陽數居於主位，陰數屈居偏位，似乎呈現出陽主陰從、陽尊陰卑的陰陽之性。

另外，郝氏特別提到其「背上有五行而可以知來」，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加入五行的觀點，說明未來變化的複雜性、神妙之性與可以確知之性，萬物的變化情狀由是生焉。關於與五行的聯結，緊接著在後面將進一步作說明。

肆、五行與十干的宇宙圖式

五行的學說，早在先秦已發展成熟，並成為一種普遍性與可實際操作的認識，《尚書·洪範》即有明確的論述，甲骨文中也可以看到其痕跡，兩漢以降並發展出高峰，並為易學系統所高度的吸納，因為它始終不離陰陽的本質，由陰陽的生化系統演生而來。郝大通的丹道中的易學思維，也在這樣的認識下推布出他的宇宙時空理解。

在宇宙的時空維度下，陰陽作為一切存在的根源與規律，陰陽進一步推演出五行，藉由五行以強化陰陽的變化性與對立、統一及循環的本質。五行「水、火、木、金、土」是陰陽的擴延，其本質仍在陰陽二元下來運成，並結合十干，更強化其時空變化的內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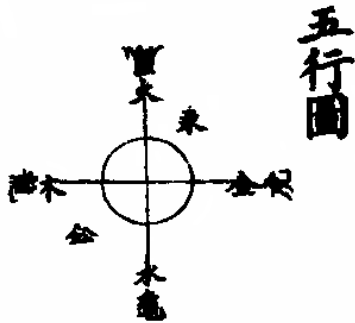
一、五行的主體向度

郝大通制作「五行圖」，結合四方、四方之物與天地之數而推布構成，並作進一步的說明：

¹⁹ 此言既是「象龜之形狀」，則「龍腹」當為「龜腹」，故「龍腹」宜改作「龜腹」。

²⁰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二，頁 697-698。

²¹ 參見《繫辭上傳》。引自朱熹：《周易本義》，卷之三，頁 248、243。



五行者，水、火、土、金、木是也。凡天地之數而各有合，生於五行者，所謂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生成五行，五行之數可見矣。七言得之水，九言得之火，十一數而得之木，十三數而得之金，十五數而得之土。此為天地而生五行也。²²

從天地之數聯結五行與方位，天地涵括萬有，以十個數字作為符號表徵，而五行又為天地間的五種生成變化的基本元素，彼此有機聯繫為一系。這五種元素總於天地之間，為天地所生，藉由天地之數的聯繫，以確定五行之所屬，即以天地之數生成五行，也就是以此說明天地生五行的生化關係。郝大通這種「天地之數而各有合」的觀點，在易學的系統中，早在《繫辭上傳》論述天地之數時，即強調天五數與地五數，「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以天數合二十五，地數合三十，以天地之數五十五，作為「成變化而行鬼神」者。²³這種「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的思想，並成為《周易參同契》以降丹道的重要主張；然而，在《參同契》的觀點，於此十個天地之數中，只取用一至九數，捨中十之數而不用，為歷來道教丹學所承繼。²⁴郝之於此，則亦以十數來推布。天地十數即陰陽變化的表徵，五行由天地之數來統攝，即五行為陰陽所含，五行為陰陽所生，陰陽為氣，而五行演化為更具體的形質，藉由天地之數建立起嚴密的關係。

五行之布序為水、火、土、金、木，水居北方而為開端，為五行之首，位處天地之數「一」數之位，也是乾元之氣的起始，如此一來，陰陽之數與五行的結合，北方正是「天一生水」之位。郝氏這種五行布序列位之說，所得「天一生水」的五行首位概念，

²²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二，頁 698。

²³ 參見《繫辭上傳》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引自朱熹：《周易本義》，卷之三，頁 243。）

²⁴ 東漢魏伯陽《周易參同契》捨其中土之成數「十」數而不用，並未敘明其緣由，然而元代俞琰引子華子之說，指出：「天地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蓋五為土數，位居中央，合北方水一成六，合南方火二成七，合東方木三成八，合西方金四成九。數至九而止，九者數之極也。以五數言，五，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之中，實為中數也。數本無十，謂土成十者，乃北一、南二、東三、西四聚于中央，轉而成十也。故以中央之五，散於四方而成六、七、八、九，則水、火、木、金皆賴土而成。若以四方之一、二、三、四歸于中央而成十，則水、火、木、金皆返本還源而會於土中也。」（引自明代蔣一彭輯：《古文參同契集解》卷下下篇（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毛晉訂本，1987年6月台1版），頁 68。）強調五數為會合四方的中土之數，集而成數為「十」，但是數之極為「九」，所以「十」數。以「九」數作為萬有之極數，本為先秦兩漢以降的普遍性認識，不用「十」數，是一種傳統觀念主張的延續。

早在出土文獻郭店楚墓竹簡的《太一生水》中所論述的宇宙觀，已得到重要的肯定，²⁵同時也正是漢代學者的普遍看法，如《乾坤鑿度》指出「天本一而立，一為數源，地配生六，成天地之數，合而成性」；其它的數亦各居其位，並結合五行，則為「運五行，先水、次木生火，次土及金」，以「天一生水」為五行運生之起始。²⁶又如《禮記·月令》與《漢書·五行志》都指出「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的主張。揚雄也特別強調「一六為水，為北方」。²⁷這種五行配數、「天一生水」的思想觀點，漢代以來已儼然為一種不變的定則，而郝氏也在這種傳統主張下建構出「五行圖」，開展其對陰陽與五行關係上的認識。

天與地的生數與成數合成而生五行，即天一生數與地六成數合而生水，四方屬北，四方之獸屬龜；地二生數與天七成數合而生火，屬南為鳳；天三生數與地八成數合而生木，屬東為龍；地四生數與天九成數合而生金，屬西為虎；天五生數之極與地十成數之極合而生土，位居中央土。這種天地生成數的結合，即陰陽彼此的交感變化，進而生出五行，並且由北方之水先行衍生。五行既為陰陽所生，則五行當中即存在著陰陽之性；五行的生剋即陰陽變化的結果，五行具此生剋的合和與對立關係，即陰陽變化過程中所存在的必然關係；五行的兩兩相生相剋，這種二元關係的概念，即陰陽的概念。此外，這種天地之數與五行相合的觀點，即其與河洛配數配位相同，已如前述，可見其所建圖式，彼此關係密切，可以聯結成內容豐富多元與彼此繫結的宇宙時空圖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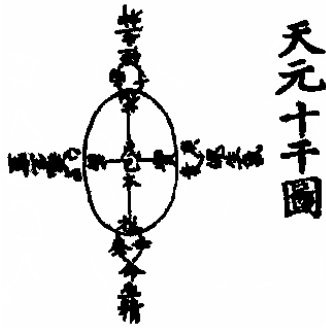
二、五行配十干

代表陰陽的天地之數與五行結合下的組構，再進一步結合十天干，郝大通制為「天元十干圖」：

²⁵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一號楚墓出土戰國竹簡804枚，其中有字簡730枚。199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題名《郭店楚墓竹簡》。出土內容包括一批儒、道兩家的古籍。其中道家典籍有《老子》甲、乙、丙本，以及與丙本編在一起的《太一生水》（以首文命名），不見於今本與帛書本《老子》。《太一生水》強調「太一藏於水，行於時」的宇宙本源觀，與《靈樞經》的觀點相近；北宋劉溫舒的《素問運氣論奧》云「論五行生成數」時，指出可能為《靈樞經》的一段佚文，即：「若考其深義，則水生於一。天地未分，萬物未成之初，莫不先見於水，故《靈樞經》曰：『太一者，水尊號。先〔天〕地之母，後萬物之源。』以今驗之，草木子實未就，人蟲胎卵胎胚皆水也，豈不以為一？」明代萬民英《三命通會·論五行生成》，卷二，同列《靈樞經》此一佚文。也就是說《太一生水》所云，與《靈樞經》所云相近。事實上，從漢代學術的角度看，也可以與《易緯乾鑿度》的「太一行九宮」聯繫起來，與天文數術建立起密切的關聯。

²⁶ 二段引文，見《易緯·乾坤鑿度》，卷上，頁471。

²⁷ 見揚雄著、鄭樸編：《揚子雲集·太玄經》，卷二，頁34。



天元十干者，謂甲乙象木，丙丁象火，庚辛象金，壬癸象水，戊己象土。夫木之為體，象春而生乎萬有，主魂而靈見於苗；火之為體，象夏而長乎萬物，主性而神見於花；金之為體，象秋而成乎品類，主魄而氣見於實；水之為體，象冬而就乎萬有，主命而精見於根；土旺事，加四季之正，逐時而有也。²⁸

十干配五行，再結合天地的生數，則為：甲乙象木，其數為三；丙丁象火，其數為二；庚辛象金，其數為四；壬癸象水，其數為一；戊己象土，其數為五。這樣的認識，與前引《禮記·月令》與《漢書·五行志》的生數配五行之說相合。天干配五行，乃至與數相配之說，為漢代所普遍盛行，而道教的系統，也以之倡論丹道，《參同契》慣用，歷來解釋者亦不斷申說，如儲華谷《周易參同契注》、陳顯微《抱一子解周易參同契》、俞琰《周易參同契發揮釋疑》皆是；五代時期彭曉《五相類》及《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依《易經》天地之數下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的觀點，將天干、五行配煉丹藥物，²⁹皆是相同的說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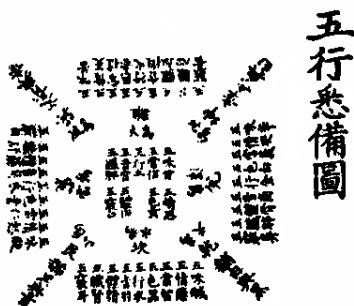
天干結合五行的循環運化，體現萬物在此範定的宇宙時空中之生長消息，並透過植物的生長歷程作為表徵。由東方甲乙以木為體，象徵春季時節，萬物繁衍生成由此開緒，萬物在這時空的生命向度上，為主於「魂而靈」的狀態，如植物「見於苗」之一般。入於南方丙丁以火為體，象徵入夏時序，萬物臻長，為主於「性而神」的狀態，如植物「見於花」之一般。入於西方庚辛以金為體，象徵入秋時節，萬物品類咸成，主於「魄而氣」的狀態，如植物的果實收成的「見於實」一般。入於北方壬癸為水，象徵入冬時節，萬物皆就其位，主於「命而精」的狀態，如植物的「見於根」一般。土以事旺，統合四方之元素，聯結四季的正位，追隨四時的變化而得其正，以之而能掌握一切萬有。這樣的時空結構、時空境域中，體現出宇宙自然的變化特質，以及對立與循環反復的規律性意義，由天干、五行與方位等方面的聯結而體現出來。

三、五行悉備萬象

陰陽的清濁變化，進而產生五行，五行成為表述陰陽變化歷程中的重要生化階段，在道教思想中尤顯重要。郝氏在五行的主體架構下，又制作「五行悉備圖」，聯結涵蓋八卦的方位布列：

²⁸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二，頁 698-699。

²⁹ 參見彭曉：《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卷下（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正統道藏》本第 34 冊，1988 年 12 月再版），頁 292。又見陳伯适：《惠棟易學研究》第二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 年 9 月初版），頁 264。



五行悉備三才眾象之宜，八卦四維之屬，以明變化之功，有類一方之所，自有生尅而為順逆之時。且如木³⁰主肝，以情怒者，必可以引金。金主肺以情哭而誠勸，因此自相感而為相尅之勝負。若不以金，則用火。火主心，以情笑而接之，其怒情漸去者，為相生之故也。他皆倣此，以明五行順逆、生尅之道也。³¹

太極推衍陰陽，體現宇宙自然之道，也就是天、地、人三才之道。陰陽的變化，衍生為八卦，布列於四方的空間場域，概括宇宙自然的一切常道，同時由其變化之道，呈現出時空的意義；這樣的時空意識，由五行觀的系統化呈現，提高其複雜性與多元性。將傳統易學體系中的三才之道、八卦推衍之道，與五行學說體系進行重合，所以，「五行悉備三才眾象之宜，八卦四維之屬」，從其生尅順逆的關係，凸顯其變化之功，也使易學思想所強調的變化之道得以具體化。這樣的宇宙自然之變化觀，從人身小宇宙的認識推顯，進而投射於表徵大宇宙的自然變化之道；自然五行之說，即人生五行之道。

「五行悉備圖」中，八卦分布為四正四維，以坎、離、震、兌分屬北、南、東、西四方為四正卦，而乾、坤、艮、巽則居四隅為四維卦，為漢儒八卦方位說的體現。四正之方並合五行的水、火、木、金，而土位居中，並以五行分判人的感觀形象，也就是以五行推類出五味、五情、五常、五音、五體、五臟與五竅，其分布屬性如下表所示：

五行	方位	四正卦	卦象	五味	五情	五常	五色	五音	五臟	五竅
水	北	坎	水	鹹	悲	智	黑	羽	腎	耳
火	南	離	火	苦	笑	禮	赤	徵	心	舌
木	東	震	雷	酸	怒	仁	青	角	肝	目
金	西	兌	澤	辛	哭	義	白	商	肺	鼻
土	中			甘	怨	信	黃	宮	脾	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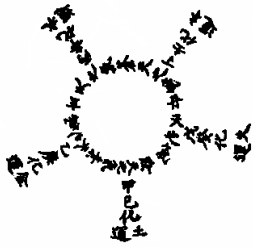
至於四維之卦，郝氏則錯綜五色，以乾西北為白與黑，艮東北為火與青，巽東南為青與赤，坤西南為赤與白。五行列位配卦，並與人的屬性相配合，充份體現五行合人體規律，合宇宙萬物運化規律。這樣的五行佈列與內容，即宇宙時空變化的投射。

四、五運

藉由五行與十干，更具體的結合天體五星的運動變化，而制作出「五運圖」：

³⁰ 「木」字原作「目」，依五行之義當為「木」，據改。

³¹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三，頁 703-704。



五運圖

五運所行，經綸十干而成五氣。且如甲己之年，土運時行，乃為黔天之氣也。他皆倣此。故知五行之象，象曰五星。木德，歲星行逆之時，木運行也；熒惑行逆時，火運也；太白行逆時，金運也；辰星行逆時，水運也；鎮星行逆時，土運也。法此，五星分布十干而成五運，星則有伏、順、遲、留、逆之數。³²

五行與五星和十干的結合，產生不同的氣化作用，布列出宇宙空間的具體結構中的變化性意義。透過十干所排序的不同時間，而行其不同的變化歷程，產生不同的運動形成之氣，即甲己之年土運於時而行，為黔天之氣；乙庚之年金運於時而行，為素天之氣；丙辛之年水運於時而行，為玄天之氣；丁壬之年木運於時而行，為蒼天之氣；戊癸之年火運於時而行，為丹天之氣。十干每兩干為一組而分配於五行之一，前五干與後五干分別一一合為一組，如同天地之數分生成數的配屬一般，一六相配同於甲己配，二七相配同於乙庚配，三八相配同於丙辛配，四九相配同於丁壬配，五十相配同於戊癸配，同為陰陽推布結合之道。

五行的運化與五星結合，則木之運化，為歲星行逆之時；火之運化，為熒惑行逆之時；金之運化，為太白行逆之時；水之運化，為辰星行逆之時；土之運化，為鎮星行逆之時。由陰陽進一步所變化出的五行，作為宇宙生化過程中的五種元素，也是五種運動變化的基本模式，並進一步聯結出伏、順、遲、留、逆等複雜的變化情態。五行構聯出五星，具體反映出天體的空間維度，而這一空間維度中的運動變化狀態，即天地萬物的變化實況；由五星的變化，直接投射出事物的發展情形，事物在此時空發展下的生態定位。事物的生長狀況，乃至人事律則、吉凶休咎等等，都由此五行與十干所構築的五星變化來呈現，至於呈現出來的更為具體而詳細的內容，郝氏並沒進一步說明。

伍、結論

事物的存在本身即是一種時空共構的概念，而宇宙正作為包攝一切存在的時空場域，也就是由廣闊無際的空間意識與古往今來、無終無始的時間意涵所並顯，所以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特別強調「宇宙是動態、擴張的」，是不斷在變化的，從時間與空間表現其變化的主體，「空間和時間不僅是影響宇宙中發生的一切，而且也被發生的一切所影響」。³³空間與時間作為表述動態變化的宇宙的主要概念，這種認識可以藉由郝大通的圖式理解中去深刻而具體的獲得。郝氏透過包括如其「四象圖」，以天地日月、六七八九之數的列位制作，以及如乾坤所構築構的圖式，特別是「乾坤生六子圖」、「八

³²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三，頁 704-705。

³³ 見史蒂芬·霍金著，吳忠超譯：《時間新簡史》（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年9月初版），頁 43-44。

卦數爻成歲圖」等，乃至天地生成數所共構的圖式、河圖之象、五行圖式等等相關圖式的建構，描繪與彰顯此一宇宙的時空性內涵，反映出既抽象又具體的時空圖式與時空意識。相關圖式範構了宇宙的一切存在，當中各諸元的相互關係與影響，也直接描繪與見證其宇宙的時空範疇，包括整體的陰陽消長變化，以及天地日月乃至乾坤與坎離的結構及關係、天地之數、五行等聯結的系統，在在都顯現出郝大通所理解的宇宙時空內涵，以其圖式的建構，表述出對宇宙時空的理解。分立的圖式，卻能反映出整體的時空意識、多元而有機的聯結圖式。

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指出「在相對論的時空中，任何事件—就是在空間中特定點、在特定時刻發生的任何事，都可以用四個數或座標來指明」。³⁴這種對事物存在的客觀理解觀點，在郝氏的圖式中，也可以概觀的呈現。主體架構立於乾坤坎離或天地日月，乃至生數一二三四五（五為居中之數）、六七八九、水火木金土（土屬中）等概觀的四個象限上，展現出事物存在與變化的描述；又尤其從四維的擴張，以八卦呈現更多的維度、更多的象限諸元，除了反映出宇宙時空的複雜主體外，也表達出一切存在的可能面貌與一切存在的變化性意義。

宇宙由時空維度所構成，其根本的空間即天地，其最根源的元質即氣，即分判為二的陰陽二氣，陰陽二氣作為宇宙萬物存在的根本，它的本身除了是一種物質化的存在外，也含有對立與循環、以及有機的不斷變化的永恆性與規律性意義，這些內容與意義，可以「乾坤」作為統攝，並包括「坎離」的作用，從其相關的圖式得以確立。天地乾坤的有關圖式之外，其它包括天地數圖式、河洛圖式、五行圖式，也都在其陰陽變化規律下建成；宇宙的時空，都立基於陰陽而落實，陰陽的重要性，不斷的得以透顯。

郝大通以易學圖式建立其道教思想體系，藉由乾坤二卦，乃至八卦、十二消息卦，甚至更多的卦，配合方位、四時、日月周年、節氣、甲子等諸元，除了形成宇宙的空間模型外，也涵攝著時間的意識，勾勒出宇宙的時空序列圖式，具體而形象化的建構其理解的宇宙時空之有機的變化場域。這樣的宇宙觀認識，藉由《易》卦與其表現時空意義的有關諸元，高度肯定時間與空間作為宇宙本質特徵的根本的主體內容，以直觀的抽象圖式進行聯結，透發出動態性的深刻理解。這樣的時空圖式之運用，相關的元素，總離不開漢代易學以來的卦氣說之內容，運用這些內容作為丹鼎之道的理論基礎，可以視為漢代卦氣說的另類再現。

郝大通所呈現的時空圖式，不論是空間或時間，其相對性的、循環性的、動態性的，具有絕對而永恆的變化性的認識，除了反映出當下或未來必然前行的時空意識外，更重視其可逆性的理解，也就是運用大宇宙的時空認識，內化於以人為主體的小宇宙之有限性上，人順應宇宙時空周期，也能在既定的時空運化模式下，轉化與超越其時空周期，使人能返老還童，使人能長生不老，使人能夠成為宇宙時空變化的覺知者與超越者，人

³⁴ 見史蒂芬·霍金著，吳忠超譯：《時間新簡史》，頁 30。

在此宇宙時空意識下，追求其生命延展的可能性，最根本的仍在於從瞭解宇宙時空意識上面去修煉去突破。具體地說，郝大通透過這些宇宙時空圖式，進一步聯結出「三才入爐造化圖」、「八卦枚鼎煉丹圖」、「三才象三壇之圖」等丹道圖式，³⁵說明「惟人道獨能法則於天地變化」，³⁶人法天地之道，理解宇宙時空的變化，進而追求更超越的生命向度。

主要參考書目

- 1.王弼著、樓宇烈校釋：《王弼集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12月1版北京3刷）。
- 2.玄全子集：《真仙直指語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正統道藏》本第54冊，1988年12月再版）。
- 3.史蒂芬·霍金著，吳忠超譯：《時間新簡史》（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年9月初版）。
- 4.朱熹：《周易參同契註》（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正統道藏》本第34冊，1988年12月再版）。
- 5.牟鍾鑒等著：《全真七子與齊魯文化》（山東：齊魯書社，2005年7月1版1刷）。
- 6.郝大通：《太古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正統道藏》本第43冊，1988年12月再版）。
- 7.徐琰：《甘水仙源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正統道藏》本第19冊，1988年12月再版）。
- 8.秦志安：《金蓮正宗記》（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正統道藏》本第3冊，1988年12月再版）。
- 9.章偉文：《宋元道教易學初探》（四川：巴蜀書社，2005年12月1版1刷）。
- 10.陳銘珪：《長春道教源流》（臺北：廣文書局，1989年12月初版）。
- 11.張廣保：《金元全真道內丹心性論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7月初版）。
- 12.黃公偉：《道教與修道秘義指要》（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1月初版）。
- 13.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鑒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正統道藏》本第5冊，1988年12月再版）。
- 14.劉天素、謝西蟾：《金蓮正宗仙源像傳》（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正統道藏》本第3冊，1988年12月再版）。

³⁵ 諸丹道圖式參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二，頁699；卷三，頁706。

³⁶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三，頁707。